

清宫 无名号案卷

陈立宗 著



清宫

无名号案卷





清宫无名号案卷

陈立宗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以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为背景，围绕清宫档案中发生的悲壮传奇的历史事件展开描述。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久经磨难、在日本天皇身边做了二十年按摩师的中国哑巴，他探知日本帝国大举进攻中国的野心和行动计划后，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日本，九死一生回国报信，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强烈的爱国心。小说情节跌宕曲折，扣人心弦。在写作手法上，作者一反中国历史小说的传统方式，采用双线交替的勾勒技巧，突出地刻划了各种复杂场景与人物形象，读来爱不释手。

清宫无名号案卷

陈立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历下印刷二厂印刷

1092×787毫米32开本 11.3印张 2插页 247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册

统一书号：10286·329 定价：2.08元

里里外外都难以做人的人并非全是坏人
——我用这句话来祭在那九泉之下的主人公
一家。

——作者题记

第 一 章

一八九三年早春。日本北海道石狩、勇拂平原积雪未化，乍暖还寒。天盐、夕张山区仍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就在天盐、夕张山区通往石狩、勇拂平原的新修公路两旁，间隔不远就可见到黄色的军营。几辆敞篷汽车从公路远处开出来，直向石狩、勇拂平原的步兵大本营驰去。

车上站着、坐着的都是一群二十岁左右的未婚姑娘，里面最大的二十三岁，最小的才十七岁。大多数是刚从各地招集来的乡村姑娘，也有从城里服务行业、医院来的护士、售货员。最大的姑娘叫加带幸子，是从北海道日高山下来的。她的职业是医院护士。父亲是天皇陛下的理发师。她和她的女伴们一样，都是由各地方长官指定、挑选出来为驻扎在北海道战时大本营服务的。加带幸子原说走之前看一看父亲，可是父亲是皇宫里的人，行动不便，因此，她就未见着父亲的面便来到了大本营。她们在首府札幌集中，又乘坐了两天的汽车才来到步兵大本营的。

她的女伴这几天晚上都有没回宿舍的，她们在陪长官们打牌。昨天晚上加带幸子也被叫去陪人喝酒，两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上前抢着搂她。她挣脱跑出来，天已经亮了。后

来，她们便被叫上汽车，现在还不知去何处。

汽车在步兵练兵场停下，姑娘们还没有完全走下车，练兵场立即沸腾起来。士兵们的眼睛个个都快凸出来了，仿佛姑娘们的身上揣着磁铁，全被吸引住了。队列顷刻之间乱了，有的干脆把枪放在地上，呆痴痴地望着姑娘们。开始时官兵们挤眉弄眼，低声议论，后来，队列里传起一阵“嗷嗷”的叫声，而且越叫越响，再后来，有的士兵跑出队列，向姑娘们冲去，整个部队乱了。训练场的官长们用皮带抽打乱跑的官兵，命令他们赶快回到自己的队列里来。任凭长官们怎么打，怎么骂，这些光着膀子、袒露上身的精壮年轻官兵谁也不肯回到队伍，个个如猛虎下山一样，向姑娘们扑去。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光膀汉子，姑娘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诚惶诚恐地立在那里。在一片粗野的，振聋发聩的声浪里，涌来的士兵们已经把她们团团围住，吓得她们惊叫，嚎啕大哭起来。衣服被抓破了，撕开了，露出了白嫩嫩的肉……

官长在外围使劲地抽打士兵，驱赶这团团狼群、虎帮，士兵们在里面也互相撕打起来。有的士兵紧紧抱住姑娘，死也不放开。疯狂的士兵们脸上、身上流着汗，流着血。

“砰，砰，砰”三声枪响过，混乱的人群静了。

“赶紧回队，谁要再不听令，老子毙了他！”训练长官站在高高的阅兵台上吼道。

“你这小子，敢不听命令？！”随着“啪”的一声枪响，一个士兵应声倒下。

“谁敢再走向她们，这小子就是榜样。回去！大家赶快回去！！”训练长官嘶声喊着，用枪口威逼着。

趁屯兵场上队列站好的当口，姑娘们也站好了队，个个都羞怯地低着头，慢慢地，满面屈辱地向汽车走去。

“列纵队！”一道命令传到各队列。

不一会儿，全体官兵扛着枪，夹紧两腿，直起脖子，整齐地，鸦雀无声地列队于阅兵台前。唯有那“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充斥在练兵场上空。

“现在由长官训话！”值日官宣布道。

声音刚落，一个蓄着仁丹胡的中等个军官跨到台前，满脸杀气地巡视着台下部队。他的目光由近到远，从左到右地盯了几乎每个士兵一眼，长时间没有说话。他站在台上沉默着，一动不动地看着台下黑压压、黄橙橙、亮闪闪的队伍。

“我们是军人，是为天皇而战的军人，”长官突然抬高嗓门大声说道，“军人就应该听从命令，服从指挥。没有命令，是不应该乱动的。可是刚才，你们都一拥而上，这成什么样子？嗯？！”

长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这里都是效忠天皇的服役、预备役军官，你们半年来也是辛苦、劳顿了。因为考虑到这些，才组织大本营慰劳团。大家只要好好的训练，比她们俊俏的姑娘，朝鲜、中国有的是。”他抽出指挥刀往前指着。

“效忠天皇，为天皇而战！”长官的训话刚落下，黑压压的队伍便高呼起口号来。

“慰劳团先回大本营。现在继续操练！”

“嗨！”队伍中并脚跟、挺胸脯、仰脖子的声音整齐地响起，几千双眼眼齐刷刷地目视台上的长官。

长官满意地点头，迅速将刀插回刀鞘，用眼看了一眼

值日官，“嗨”地一声往后退了两步，立在旁边。值日官急忙向前挥动令旗，高声令道：“各就各位，继续操练！”

部队迅速散开，摸爬滚打开始了，刺杀声，此起彼落。

二

拉着日本姑娘的汽车一溜烟开出练兵场，向大本营驰去。敞篷汽车里，阵阵寒风吹来，汽车辗飞的积雪片打在姑娘们的脸上，寒冷和羞辱使她们相互偎依坐着，车厢里不断地传来她们嚤嚤的哭泣声。加带幸子哭得最伤心，因为她的衣服已经撕得不能遮丑了，巾巾条条地拢不成块了，全身都裂着血口子，流着血。胸脯和大腿之间被那些光膀汉们抓得火辣辣地疼。也许她大一些，知道的事多一些，所以她哭得最伤心。

汽车到了军营，她们被吆喝下了车，住进到了一排大板房里。这个房间安着三排通铺，每排睡二十多个人，铺板东西连贯，人南北而卧，被褥统一靠在南头。这跟男人军营差不多。唯一的差别就是散乱一点。

她们进屋的时候，里面早有几个女人等在那里，那几个妖艳的女人是负责安排姑娘们住宿的。

“加带幸子。”加带站起身，走了过去。

“这是你的铺。”

“林芳惠子。”一个瘦小的女孩走了过去。

“这是你的铺。”

.....

这间被安排满了，又带着剩下的人到了另外一间房。

“听着，你们都听着。我们这是慰劳队二队三小队，我们这个小队由我当小队长，我叫百玲谦秀，请众姐妹多多关照。”一个袒露着胸、抹着口红的女人自我介绍说。

被分进来的三十多位姑娘们都在被指定的铺位上呆呆坐着。

“这些东西都是发给大家的，每人一份，个人保管使用，不准丢失。现在，大家都去外面水池里洗洗脸，然后回来换衣服。”

加带幸子与女伴们来到水池的时候，里面已经站满了人，她们挤进去，用瓢在水池里勺了些水在木盆里端在外面擦了起来。擦洗完毕，除了伤口感到疼痛以外，还感觉冷。

穿好衣服的女伴们几乎成了一个模样了，大家对视着笑了笑，将从家带来的穿在身上，被男人们撕烂的衣服扔在一旁。

“小队长，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加带幸子问那个小队长。

小队长跷着二郎腿、嘴叼烟卷，斜了加带幸子一眼，慢慢吞吞地说：“刚才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们是慰劳队。”

“那什么叫慰劳队呢？”加带问道。

小队长看了一眼众人，诡秘地说：“慰劳队吗就是慰劳军人嘛！为队伍上服务效劳嘛！”

“那我们具体干些什么呢？”加带继续问道。

“这个，这个……在车上领队没有给你们讲吗？嗯？”小队长面带难色又正颜地反问道。

“没有，没有！！”女伴们一同回答。

“反正是为男人们服务，时间长了就知道怎么干了。其

实你们今天就是为他们服务了。其他就不要问了，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这是规矩！”小队长草草结束了这场对话。

突然传来一声叫喊：“各小队集合！”

“快，穿好衣服，跟着我来！”小队长急忙穿上木屐，冲向门口。

一片“嘎吱，嘎吱”的木屐声响起。

女伴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三

夕阳落下了山坳，训练了一天的步兵们回到了军营。饭堂门口，他们端着碗，神情严肃庄重地面对富士山方向，齐声在朗诵明治天皇的《军人敕谕》，高呼完“冲出日本，征服东亚，夺回黄金，夺回大米”之后，便开始了狼吞虎咽。早、中、晚三顿饭都必须如此，这是战时大本营的规矩。

“听着：吃完饭，每个小队的正、副队长在操场旁边集合。其余的以班为单位，讲习阵地法。”值日官趁大家还没有放下碗，便下令说。

小队长们自觉地跨着标准的步子，打着饱嗝向操场走去。兵团长官早已站在高处等着了。不一会儿，军官们站成了整齐的方队。

值日官开始点名。等把名单念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人缺席，便迈着正步向兵团长官走去，在离兵团长官有三步远的地方两腿一夹，脚跟一并：“报告兵团长官，二百名小队长已经集合完毕。”

只听兵团长官“嗨！”了一声，值日官便退了下去。

“我们军人，就是要效忠天皇，保卫皇运，我们练兵，就是要锻炼我们的战斗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征服东亚，冲出日本，保卫大日本帝国的主权线，利益线。”兵团长官手抚指挥刀，站在那里说了一通每次训话都要说的话，然后继续说道：“大日本天皇陛下和山县参谋部长最近要来视察我们的步兵兵团，接长官命令，从现在开始，要加紧训练，每天晚上还要加两个小时的训练课目。因此，诸位要根据训练要求严格监督。本长官今晚训话的一点就是此项。”

兵团长官故意停了一下，下面就开始了小声的议论。原来兵团长官说天皇陛下要来视察，已经不知多少次了，早就说来，但一直没有来。每说一次来，在训练时间上都要延长一、两个小时。步兵的训练大纲是由陆军参谋本部长官山县有朋同外国军事顾问拟定的，不仅难度大，质量要求高，部队训练根本无法接近或达到大纲成绩，而且各级长官还层层加码，附加一些辅助课目，下面的反映很大，情绪一直很不稳定，下级军官们只能忍气吞声。

“不许说话。上级长官考虑到诸位在这荒野训练很是劳顿，又给我们增加了经费，每人每月增加二十元伙食费。”兵团长官又着重强调说。

队伍中又有人说话了：“对，今天晚上的肉多了，饭也够吃了。”

“效忠天皇，保卫皇运。”值日官带头高呼。众人都一齐高呼了一遍。

“好。另外，今天上面又给我们拨来了四个小队的女人，每个小队增加一人慰劳大家。等会儿，各小队可分到慰

劳品。”

“效忠天皇，保卫皇运。”队列中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等大家高呼完毕，兵团长官轻轻咳了一声，队列马上静了下来。“本兵团接上峰命令，第九批考察团又要组成了。这批考察团将在你们中间挑选十名，到朝鲜、到中国旅行，观光一个半月……。”

“哗，哗”的掌声压过了兵团长官的讲话时，“效忠天皇、保卫皇运、冲出日本、征服东亚”的口号又响成一片。

这观光考察团比前几次长官说的还要有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女人、慰劳队的魅力。从去年冬天，在这北海道山区和平原地带组织两个兵团屯兵训练以来，以日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团体名义组成的赴朝鲜、中国考察团已经组织八批了，在这石狩、勇拂平原兵团挑选参观团已经六批，几乎所有的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们都出去了。参观考察团到朝鲜、中国多则两个月，少则三十天。他们考察的内容主要是与地方官员接近，观看名胜古迹，参观沿海地带，重要城市港口。考察团回来以后，深入到部队中做报告，讲述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他们带煽动性的描述：“美女、黄金多极了，名山、佳肴多极了”等等，官兵的心象着了火一样，恨不得马上就奔赴这些地方。

场上静得只听见呼吸声。如水的月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月光映出了一张张铁青脸上的肌肉的抽搐。

不一会儿，各个小队训练又开始了，汽灯下，小队长们威风凛凛地站在前头，喊着口令。随着“卧倒”的口令，士兵们象倒干柴一样地倒地，“起立”声刚出，光膀子男人们便齐崭崭地跃起……

值日官陪着兵团训导长官、副长官和各大队长官穿行在这月光掩映的练兵场上，不时地操起皮带抽打不得动作要领的士兵，踹起大头皮鞋猛踢动作迟缓的兵士。直到夜里十一点半了，值日官才下达收操的命令。

命令一下，全体官兵们齐刷刷地转身面向富士山肃立，大声朗诵完“军人敕谕”，高呼完口号才解散回屋，洗漱睡觉。

大家正在洗漱的时候，各小队分配来的慰劳人员们便开始进入小队长或班长的房间。

四

第九批考察团十天以后便启了程。整个步兵团都在听刚考察归来的第六批考察团做演讲。官兵心中的火苗在熊熊地燃烧，越烧越旺。

这天，东京都传来确凿的消息，说是天皇陛下真地要在这几天之内视察战时大本营。部队的空气越来越紧张，训练时间又延长了一个小时，每天早上是三点起床，训练四个小时才吃早饭。

驻守在勇拂的步兵团与夕张山地间的兵团准备互相换调驻防区。山区兵团到平原来练习刺杀、队列，熟悉摸爬滚打等基本功，也有休整的成份，因为在夕张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已经进行了好长时间的爬山演习了。平原上休整练习基本功的兵团也将到山区，面对几架大山进行攻防练习。在那些插着朝鲜、中国等标志的大山上，部队分为两支敌我对抗的攻守双方，进行着早、中、晚、白天、黑夜、晴天、

雨天、雪天不同天气，正面、侧面、进攻、防守等不同方向，枪、刀、炮、赤手不同器械的模拟实战演习。

在正式换防之前，陆军参谋本部同战时大本营与两个兵团的人商量妥当：在换防时除了兵团番号带着走以外，枪、炮、营具一律不准移动，原地对换。正式换防的时候，却发生了三起纠纷，使双方造成了对抗性的激烈磨擦。

第一起是双方为争夺几个慰劳队的姑娘，其中就有加带幸子。平原兵团的人说，这慰劳队也是兵团的人，应该带走；而山区兵团的却说，慰劳队不是兵团的，应该象营具、枪支一样全部留下，为此两个兵团司令长官各执一端，吵得不亦乐乎。第二起是山区兵团副司令长官的夫人在换防时晕倒，山区兵团的说是平原兵团的人图谋不轨，派人做了勾当。平原兵团要让山区兵团提供人质、物证，对方又拿不出，平原兵团就咬定山区兵团诬陷人。第三起是平原兵团有人告发山区兵团在拉运军队的车辆内偷了猪肉，山区兵团长官大为恼怒，连连指责对方是无中生有。最后，平原兵团的人从汽车上搜出了残留的猪肉渣，山区兵团上下才服了气。最后山区兵团同意加带等几个姑娘对方带走，但又用同等数量从夕张军营挑选了几个姑娘带回来，因为第二起和第三起纠纷互相抵销，平原兵团司令官说了几句粗蛮的话，对方也没有再还口。换防事宜当天便全部办理妥当，各自进入各自的防区。

五

明治天皇等一行将于三月二十九日赴北海道视察陆、海兵团和战时大本营在北海道屯兵训练的其他特殊兵种。天皇

议定的诏书中选择的路线是到北海道以后，先乘军舰视察海军舰艇，然后再乘汽车视察检阅山区、平原兵团，最后视察其他部队。

三月二十四日十点整，日本明治天皇陛下携带皇妃、侍卫官、御膳、太医等一行二十人在皇宫向先祖牌匾前作了辞别仪式出宫而来，同陆军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等文武官员一起，浩浩荡荡，二十七日到达北海道地方首府札幌，二十八日到达濒临太平洋和鄂霍次海的海军基地。

二十九日这天，天气晴朗，海天一色。二十艘军舰一字形地傍靠在海面上。十点整，一排礼炮腾空而起。明治天皇和妃子在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的陪同下，在海边码头骑上了高大威武的战马，腰佩宝剑，接受全体海军的祝福仪式，然后是二十艘军舰鸣笛致意，全体海军官兵高声朗诵《军人敕諭》，向天皇陛下宣誓，高呼同步兵一样的口号。

十点四十分，天皇一行策马上了最大的一艘舰艇。全艇官兵齐刷刷地跪在甲板上，口呼万岁，九叩响头，向天皇致意。天皇骑着战马上了舰艇的最高处，观看舰艇上的官兵操练装、退炮弹，调试方向。

只听一声汽笛鸣过，二十艘舰艇上的官兵一齐跳入海中，徒手与海浪搏斗。一眨眼的工夫，海军官兵三五成群地搏风击浪，表演海水中的对抗演习，只见那海面上呼喊声、拳击声响成一片；又听得一声笛鸣，全体在海上演习的官兵立即停止了格斗，火速奔向各自的舰艇表演登艇表演，这些光着臂膀的官兵象海豹一样地向舰艇冲来，如猴子攀大树似地登上甲板，再“扑通扑通”地跃入海中，如此往返上三遍，

